



新西兰新任外长马胡塔

下巴有文身的女外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宋涵 编译

多元内阁的毛利形象

被任命为新西兰外长后,50岁的马胡塔说,这是“无上荣光”,“我希望大家会因此想起,我们国家开创了诸多女性的第一,这是我们的优秀传承。我们是第一个给予女性投票权的国家……我也是诸多第一中的一个,希望新西兰毛利族裔和其他族裔的女性将这看作‘玻璃天花板’的再次提高,我们在职业选择上拥有更多机会。”

这也正是阿德恩本届内阁想传达的信息。上个月大选中,阿德恩领导新西兰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11月2日宣布成立新一届内阁,她将这届内阁誉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多元化团体”:20名阁员中,有8名女性,5人属于毛利族裔,3人出身太平洋原住岛民族裔……“这反映了我们新西兰的特色。”阿德恩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始终持开放态度的国家,在这里很多敏感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我们的内阁是基于任人唯贤原则选拔的,他们碰巧也很多元化,我为此感到自豪。”

阿德恩对马胡塔不吝溢美之词,她称这位新外长是可以“极快建立起良好关系”的人,而这是“外交事务中的关键工作之一”。阿德恩说,“你只需看看她完成的艰难工作,比如她在地方政府事务上处理的那些事,那些都证明,她拥有在世界舞台上为新西兰发声的外交技巧。”

毛利电视台政治新闻记者、同样也有面部文身的如库维(音译)评论道,马胡塔担任新西兰外长意义重大:“人们在国际舞台上看到的第一张面孔,她说话、做事和样貌都像个毛利人,这意味着新西兰的形象是属于本土的。”“这说明我们(毛利人)的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人们看到了毛利人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出任这一职务。她的文身显示,毛利人不会受限,他们可以做成自己想做的。”还有评论认为,新西兰此举正在外交上“去殖民化”。

毛利王族的“近亲”

马胡塔出生于1970年8月,上有哥哥,下有妹妹,他们家族在毛利人族群中“家世显赫”——马胡塔的父亲是第五世毛利王科罗基·马胡塔的养子,已故毛利女王提·阿泰是她的姑姑。毛利人是新西兰原住民,自1350年起就在新西兰定居。根据2019年的官方数据,毛利人占新西兰总人口的15%。毛利人的王室体系虽然不参与新西兰政治运作,但在社会中依然有较大影响。

马胡塔上过毛利学校,大学就读于奥克兰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毕业。1996年正式步入政坛,加入工党阵营,被选为国会议员。2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她担任过毛利人选区议员,还在新西兰前女总理海伦·克拉克执政期间进入内阁,担任过海关部长、青年发展部长、地方政府事务部长等职,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这段时间里,马胡塔的家庭也经营得不错,她的丈夫威廉·甘宁·奥姆斯比是她的表亲,两人有6个孩子:两人的儿子出生于2009年,女儿出生于2014年,威廉还带着和前妻所生的4个孩子,一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阿德恩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内,马胡塔就已入阁,负责的还是老本行——毛利发展事务和地方政府事务。如今,她将运用自己出色的交流沟通能力,助力新西兰外交。

在一个特殊年份文身

马胡塔最引人注意也最受争议的是,是下巴上那个文身。

文身是毛利人的传统习俗,他们认为头部是身体最神圣的部位,因此文身大多在面部。毛利人的文身一般在青春期之后进行,他们会举行一个神圣的仪式。男女在文身范围上也有差别,男性文身一般遍布整个面部,女性则只在下巴、嘴唇和鼻孔等部位。据说毛利女性认为,全蓝色的嘴唇是“女性美的象征”,还能防止皮肤变皱并保持年轻,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此外,文身还可以显示毛利人的家族血统、历史和社会地位等状况。随着社会发展,毛利部族内部面部文身的情况在减少,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年轻人认为文身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倡保护和发展这一习俗。

马胡塔的文身就在下巴上,不过她文身的时间要晚得多。2016年,她和其他13名毛利女性一起在下巴上文了图案,成为第一个拥有毛利文身的女议员。据说,她文身的设计来源于毛利部落的传统雕刻图案,象征着部落和山水,她的唇色也是和文身图案一致的蓝色,非常符合毛利传统。2016年对她而言也很特殊,那一年是现任毛利王加冕十周年,她本人进入国会二十周年,也是她父亲去世一周年。

虽然创造了这么个特立独行的“第一”,但马胡塔说当时没想太多:“我只想在生活和人生前进方向上更进一步,作出更多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她去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文身)只是一个符号,标记着我是谁、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不过,也有人看马胡塔的文身“不爽”。新西兰作家奥莉维亚·皮尔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真的吗?新西兰新任外长的形象是这样?对一个21世纪的外交家来说,文身根本不是优雅、文明的象征!”“尤其是对一个女外交家来说,面部文身可以上升到丑陋、不文明的高度!”皮尔森的这番言论遭到很多网友反驳,大多数人还是站在马胡塔一边。

抛开形象和族裔,这位新外长的外交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今后,人们将看到她带着属于自己族群的文身出现在国际场合,向人们展示一个毛利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新西兰。“我很荣幸能为国家外交事务发声,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小国,我们更需要发展对外关系,并致力于发展适合新西兰的多边贸易体系。”马胡塔说。

这一面,他们错过了44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

被收养40多年后,丹妮丝·麦卡蒂才知道,自己不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他们找寻了她很多年。

今年10月14日,住在美国佛蒙特州斯普林菲尔德小镇的丹妮丝和住在韩国首尔的一家人在视频软件Zoom上相见认亲,这一面他们错过了整整44年。

1976年6月,丹妮丝刚2岁,当时的她还叫桑爱(音译)。一天,她和双胞胎姐妹桑熙一起跟奶奶去集市,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姐妹俩走丢了。三天后,桑熙被找了回来,桑爱却在走丢后被送到了一个距市场有两小时车程的孤儿院。从那以后,“他们没找到我,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丹妮丝说。

1976年圣诞节,她被来自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家庭收养。收养机构对那家人说,丹妮丝是因病被抛弃在医院的孩子。“他们说我是被抛弃的,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以前还有个家。”

当时只有2岁的丹妮丝可能不记得自己是走丢的,也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长大后,她萌生了寻亲的想法,但也只是单纯地想找到亲生父母。2016年,丹妮丝去韩国做了基因测试。她不知道的是,第二年她的亲生母亲也参加了这个测试。

一等就是4年。今年10月初,丹妮丝收到了来自韩国的消息:她的家人匹配到了!于是就有了10月14日的那一幕:丹妮丝和亲生母亲、双胞胎姐妹,还有哥哥在Zoom上首次相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的亲生父亲和奶奶已经去世了。



10月14日,丹妮丝通过视频与亲生母亲、双胞胎姐妹和哥哥见面。



生活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丹妮丝。

开始视频前,丹妮丝说:“我的心脏简直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跳动,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通过视频她才知道,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她。“我们从来没有抛弃你,桑爱,我们每天都在找你。在韩国,我还登记着你是我的女儿。”丹妮丝的亲生母亲在视频中说,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女儿走丢的那个村庄,甚至还在那个市场做了个小生意,就是想着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丹妮丝走丢后,全家在整个镇子发了寻人启事,至今还保留着一份。

“她那么为我担心,一直没有放弃,我真的很感谢她。”丹妮丝说,“她经常对我的双胞胎姐妹说,她相信我还活着。”不幸的是,丹妮丝的亲生父亲自她走丢后开始酗酒,20年前因肝病去世。“但我觉得,他看到了我们重聚,是他在冥冥之中让这一切发生的。还有那天带我去市场的奶奶,他们一定见证了全家重新团圆。”

当看到视频中的姐妹时,丹妮丝很惊讶,“我竟然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妹!”两人一开口就兴奋地叫了起来:“我们的声音都一样!”此外,她们还喜欢同样的颜色和食物,爱好旅游,幽默感也很一致。丹妮丝很高兴可以把自己被收养前的事弄清楚:“能把人生中那些丢失的碎片重新捡回来,真是太高兴、太圆满、太不可思议了。”

如今,丹妮丝盼着新冠疫情早日过去,她可以坐飞机去韩国和亲人相见。在视频里,她的亲生母亲说,想给女儿做饭,女儿想吃啥她就做啥;姐妹也说,等她到了韩国,她们可以教彼此说英语或韩语。虽然只能通过翻译软件交流,但她们会继续保持联系。

“我刚收获了一个这么大的家庭,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丹妮丝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了,没有什么可奢求的了。”丹妮丝希望用更多时间和亲生家庭团聚,他们说好了要一起去夏威夷旅游,丹妮丝还打算介绍她的收养家庭给家人们认识。